

第十二回 暴將軍張閩外殺風浪 辛小姐飾泥中弄強橫

詞曰：

黨家太尉，只燥自家脾胃。麟想牛群，鸞思鴉配，要辱嬌花異卉。

俏心不畏，攪清濁亂其涇渭。巧飾青衣，胡天胡帝，騙他欣慰。

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甘頤與黎青，談論婚姻的後事，見黎青說意中已定，只恐變生意外，因驚問道：「辛老意中已定，則變自誰生？」黎青道：「郎何不察也。郎君此歸，今秋鄉試，明歲春闈，急急忙忙也須一年二載。以辛小姐才美之名，誰不垂涎而想慕。若衣冠子弟，尚或守禮，而不敢妄為；倘遇橫暴之徒，強梁之輩，或恃椒房戚畹，或倚鐵券丹書，憑戚納聘，借勢強求，亦事之或有而不可保者也。辛公儒臣，雖然有力，哪裡峻拒得許多。辛小姐弱女，縱使多才，也要擺脫個不了。故妾私以為憂。實皆未然之事，郎君但放心前去，只願早折桂枝，速速過此，或別有商量，亦未可知。」甘頤笑道：「芳卿所慮最是。但前程如漆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聽之。」因不敢久留，竟收拾回蜀。黎青不捨，又苦留戀了數日，方才放行。正是：

詩酒情懷花柳地，迷癡魂夢溫柔鄉。

終日相親猶恨晚，一聲去也斷人腸。

甘頤別了黎青，仍帶王芸歸去，且按下不題。果是意外多變，忽有個威武侯姓暴名雷，是個大將出身，因屢立戰功，遂封了列侯。為人酷好酒色，後房姬妾甚多，生了八個兒子。第六個兒子叫做暴文，是他一個嬖姬所生，十分寵愛。諸子皆習弓馬，獨暴文略識得幾個字兒，便合府俱稱六公子好文。這暴雷一字不識，見暴文寫得出字，便信以為真，道他能文。

這暴文見人稱他好文，他便居之不疑，竟自認做個文人，眼裡便看那些俗人不上，遂在父親面前誇張，定要聚個詩禮人家的有才女子為妻。父親說他有志，越發歡喜。有媒說張尚書的女兒，他嫌不美。有媒說李閣老的女兒，他笑無才。因房中有丫環使女應用，卻年至二十，尚未娶正妻。

這年邊上作亂，朝廷差他父親暴雷領兵征剿，他送父親到揚州，忽聽得人傳說辛祭酒女兒的才美之名，便不勝欣慕，因與父親說知，定要聘她為妻。暴雷聽了道：「辛祭酒是個管監生的儒學官兒，不甚顯要。與他做親家，沒甚光輝。既是他女兒顏色美，有才學，便娶了她也罷。但他南人最會弄虛頭，裝假套，比不得北人老實。也須細細訪問，必得當面見見方好，不要被他要了。」暴文道：「孩兒差人各處訪問，都眾口一詞，稱她才色兼全。故求父親娶與孩兒，以完終身大事。」暴雷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喚知府來，叫他去說。」

不多時，知府喚到。暴雷因說道：「聞你揚州屬下，辛祭酒有個女兒，生得又美又才。你在此做官，定然知道，果是真麼？」知府道：「知府日親民政，雖未嘗細訪，然聞稱其才美者甚多，想亦不虛。」暴雷道：「若是才美果然不虛，本府第六公子，好文不好武，苦求才美佳人，故今年二十，尚未授室，與她正是一對。若論門楣，甚不相宜，我如今也不論了。你可與辛祭酒說聲，叫他速速打點。本府軍機緊急，不能久待，早晚就要娶了。」知府因又稟道：「元帥大人鈞令，知府安敢不遵。但聞這辛祭酒，是個迂腐儒官，不通世務。他這女兒，揚州鄉紳無不求娶，她俱不允。」暴雷笑道：「她俱不允，卻思量要嫁甚人？」知府道：「她說絕不論人，只要男子有才，當面考得她過，她便甘心相從。若是男子無才，被她考倒，寧誓死不嫁。」暴雷道：「這個容易，我這第六公子從小好文，知書識字，人人皆知。你且去說成了，擇一個日子，叫他夫妻二人同在一處，對考一考便見真假。此不獨辛祭酒叫女兒考我的兒子，我也要叫兒子去考一考他的女兒。使他二人當面見過考過，後來沒得抱怨。」知府不敢再言，只得領命而出，忙忙來拜辛祭酒。

辛祭酒初時不見，後聞說是為暴元帥求親之事，只得出來相見。見過，知府就將暴雷求親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辛祭酒道：「小女婚姻，借考選才，此議久矣。非今日特為暴元帥而言，此亦老公祖所知。暴元帥既不擇門楣，而彩及葑菲，乃治生之榮幸。可請其令公子過舍，與小女各展所學，以作絲蘿之合。倘才美針投，彼此悅慕，請譜秦晉可也。若肥瘦相憎，短長各別，無論治生不能相強，即暴元帥恐亦不能勢逼也。」知府道：「令愛才美，合郡共稱，不待言矣。但聞暴元帥這第六公子，亦實係多才，還求老先生刮目。」辛祭酒道：「若果有才，更所望也。」知府無奈，只得又將辛祭酒之言，來回復暴雷。

暴雷聽了笑道：「他說我不能勢逼，我偏要勢逼個與他看看。我也不逼他女兒，我只上一疏，薦他有才，要他到我軍中做參軍，不怕他不死在我手裡。這話如今且不必提起，他既要考我這第六公子，又不是無才之人，只怕也還考得他過。」因對知府說道：「你可去說，明日我就著公子去考，且考過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

知府只得打一恭應諾了，又來見辛祭酒說知前言，並明日就考之事。辛祭酒只得應承，送知府去了。因退到後廳，叫了兒子、女兒來商量道：「忽然生出這件事來，卻如何區處？他約了明日來考，他一個武弁紈袴，知道些甚麼？自然要出丑。他兒子出了丑，不自抱慚，畢竟要嫁禍於我。他已對府尊說，明日只消上一疏，薦我到他軍前做參軍，便足陷我。我想他此言到不是唬嚇，說得出竟做得出。我若到事後與他辯就遲了。莫若先暗暗參他一本，說他在揚州狂橫，妄為不法之事。縱不能勝他，他後薦我，便是仇口了，便容易解免。你們道何如？」辛解慍道：「父親文官，他武官，無甚統屬。就上一本，也不怕他。」辛小姐道：「若遇真奸雄作難，便須拿些真精神力量對他。我看這暴雷，所言所行，不過一庸愚昏暴之徒，只須遊戲制之，何必苦苦與他較量？」辛祭酒道：「不是我為父的定要與他較量，只因他尋上門來，不得不應耳。若不與較，難道將你嫁與他兒子不成？」辛小姐道：「孩兒怎肯嫁他！」辛祭酒道：「可知你不肯嫁他。但你不嫁他，他怎肯善善住手？」辛小姐道：「孩兒細想，孩兒雖不嫁他，拼著將孩兒之名嫁了他罷。」辛祭酒驚訝道：「你的名怎麼嫁他？」辛小姐道：「這暴雷父子，要來娶我，止不過慕我才美之名。他又認孩兒不得，明日他來考時，何不將綠綺妝飾起來充作孩兒。綠綺姿容也還秀美，近來跟著孩兒，字兒也將就寫得幾個，詩兒也胡亂做得兩首。他們武夫出身，縱然能文，一時也辨不出真假。且稱贊他兒子幾句，他自然歡喜娶去矣。若慮後來看破，且孩兒看這暴雷，舉止驕矜強橫，只怕此一行有去無來。到看得破時，他父子又不知作何狀矣。」

辛祭酒與辛解慍聽了，喜得滿心奇快。辛祭酒道：「我兒此計，妙不可言，只要做得機密方妙。第一要將綠綺妝束得精美，教她言語要緊。」辛小姐道：「這個都在孩兒身上。」辛祭酒又吩咐治酒款待不題。正是：

顛狂伎倆昏愚有，巧妙機關兒女多。

一任惡人空作惡，到頭無奈善人何。

辛祭酒一面打點不題。且說暴文見父親叫他明日去考，心下暗想道：「父親竟公然叫我去考，皆因平日人稱贊我的多，又見我每每自誇，故信以為真。雖然我寫是寫得出，但恐這辛小姐才美出名，一時被她壓倒，便惹人笑話。況我面顏又生得帶些黑色，又恐不入她眼，卻將奈何？」因叫了一個心腹門客，叫做江邦，與他商量。江邦道：「此事易處，只消瞞著老爺。」暴文道：「怎個處法？」江邦道：「這辛小姐又不曾認得公子，公子只消叫了小班裡裝生角的王代來，叫他穿了公子的衣巾，充做公子。他年紀又與公子差不多，人物又生得清秀，他的字兒又寫得齊整，公子只消檢兩首好詩叫他記熟了，明日當辛小姐面前，親筆寫出請教，她自然認是真了。外面少不得坐轎子去，又沒人看見；就是有人看見，我們到此不久，也無人認得。公子若不放心，到扮家人跟去，跑到內裡看看小姐。若是看得中意，辛家就是不允，以老爺的勢力，也定要娶了她來。若是看得不中意，便撒開罷了。」

暴文聽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此計大妙。」遂依計而行，暗暗的著人叫了王代來，要教他禮體。王代笑道：「這些禮體，我們做戲裡比公子還行的熟多哩，不消教得。到是公子要充家人，須要學收斂些，不要大模大樣，被她看破。」說的暴文也笑起來。暴文又要尋兩首好詩，叫他記熟了好寫。王代道：「這一發不勞。我裝李太白醉題《清平調》三章，記得透熟。人都說此詩是千古絕妙的，何不寫了，又去尋些甚麼？」暴文聽了大喜道：「說得有理，明日事成，重重賞你。」正是：

木題居士便稱神，泥土團成佛騙人。

只看衣冠並行狀，焉知誰假與誰真。

兩家俱打點定了。到了次日，暴雷還要差兵馬護送公子到辛衙去。公子怕人多露出馬腳來，轉說道：「相親考詩，風雅之事，何必兵馬？」回復父親，挨到傍午，方將王代裝飾起來。王代是慣家，就像上場一般，竟裝扮得齊齊整整，儼然似一豪華公子，比暴文風流十倍，轉坐了四人的大轎，上罩著暴雷的深簷黃傘。暴文轉穿了大折青衣，六楞小帽，扮做貼身管家，也坐了一乘小轎，緊跟著大轎而行。其餘二三十家人，前後擁護，竟呼么喝六的望辛衙而來。到了辛衙門首，剛落得轎，辛祭酒早冠帶著迎了出來。門內相遇，便分左右拱揖到廳。辛祭酒就要施禮，假公子止住道：「學生此來，非為拜謁老先生，原為領教令愛佳詩，故隨身便服，怎敢當衣冠過禮，快請換過。」辛祭酒道：「大賓垂顧，禮合恭迎。」假公子再三不肯，辛祭酒方換過行衣相見。

相見過，分賓主而坐，獻上茶來。茶罷，辛祭酒就說道：「小女閨閣塗鴉，實非繡虎，止不過衙惑閨里，以竊光榮。不意浪得虛名，驚動高賢，不勝悔愧。」假公子道：「令愛瑤池仙子，閨苑奇才。學生武人，本不當來親近，因妄想天緣，故不計人事，惟老先生諒之。」

廳上已上下擺列著兩席酒，辛祭酒就要請他人席。假公子遜謝道：「既蒙盛情，自當拜叨，但乞候令愛考後，再領為妙。」辛祭酒道：「尊意即欲如此，只得從命。」因叫出幾個僕婦來，吩咐道：「可送暴六爺到金帶樓上，與小姐相見，倡詩和文。」

假公子聽見，便立起身來。此時旁列著二三十個家人跟隨，假公子因吩咐道：「金帶樓係內室，爾等人去不便，可在外面伺候，單叫王代一人隨入。」眾家人答應一聲，便退了出去。惟暴文扮做王代，緊緊跟定。辛祭酒送至廳後，便說道：「學生本當奉陪，但事關兒女，恐不合宜，只得負罪，在此拱候了。」假公子說一聲但請尊便，自家昂昂然隨著眾僕婦走上樓來。

到得樓上，只見樓東西已擺下兩張書案，案上已鋪滿紙墨筆硯，眾僕婦就一面請假公子在東書案坐下，一面就到後樓去通報。不多時，早有兩個垂髻的小丫環，一個攜著茶壺，一個捧著茶鍾，走到面前，先斟了一杯香噴噴的茶兒送上。假公子一面接了茶，一面就問道：「小姐梳妝完了麼？」兩丫環答道：「已妝成久候大爺。請大爺用過茶，就出來了。」假公子忙將茶吃完。

兩丫環才收得茶鍾去，早一陣香風，一二十個侍妾，簇擁著一位珠圍翠繞的假小姐，從後樓走來。假公子與假管家遠遠望去，也不似人家閨閣女子，竟像玉天仙離玉霄一般，翩翩然、飄飄然而來。及走到面前，望著假公子深深萬福。假公子慌忙答禮，而假管家已看得魄消魂亂矣。只見那女子生得：

翠眉蟬鬢亂縱橫，粉澤蘭香撲鼻生。

衫袖蹁躚看舞燕，齒牙脆滑聽新鶯。

容光豔豔迷癡眼，麗色冷冷動妄情。

若問胎從何處結，只疑身是百花成。

二人見過禮，各就書案坐下。丫環又送上茶來對飲。飲罷，假公子偷眼看那小姐，生得百媚千嬌，輕盈嫵娜，比北方女子，天壤之隔。因先挑說得：「久聞小姐芳名，如雷貫耳，只恨無緣一見。今不知何幸，得睹仙姿，足快平生之願。」假小姐初作羞澀之容，低頭不做一聲，惟時時偷眼窺看假公子。見假公子再三詰問，因低低答道：「賤妾調脂塗抹，弄粉才華，豈敢當公子珠玉之揮毫？但既蒙垂青，敢祈賜教。」假公子聽見，因說道：「伏睹仙容，不啻沉香亭北之楊妃。欲贊一詞，無容著筆，今不得已，聊借古篇以伸己志，幸勿見哂。」因取一張錦箋展開，工工致致的寫了三首絕句。寫完，欲送與小姐，早有侍妾取去，呈與假小姐。假小姐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其一：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。

若非群玉山頭見，會向瑤台下逢。

其二：

一枝紅豔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

借問漢宮誰得似，可憐飛燕倚新妝。

其三：

名花傾國兩相歡，常得君王帶笑看。

解識春風無限恨，沉香亭北倚欄杆。

燕京暴文題。

假小姐看了，因執筆假作沉思欲和。不半個時辰，辛小姐早已伏在閣後，看見是《清平調》三章，因飛筆和了三首，寫個細字稿兒，叫丫環悄悄傳與假小姐。假小姐遂抄寫了，只說是和成的，也叫丫環送與假公子看。假公子展開一看，只見和的：

其一：

自愧纖柔草木容，吹香吐色賴春濃。
深居盡日無人賞，何幸仙郎意外逢。

其二：

五陵公子姓名香，惱亂渾如刺史腸。
便使捉刀如捉筆，勝於優孟美人妝。

其三：

花貪柳愛自生歡，信耳何如洗眼看。
倘得吹簫乘鳳去，風流旗另立新桿。

廣陵辛氏和

假公子看完，忙視假管家。假管家早在旁低低聳與道：「辛小姐詩意，已明明慨允，大爺何不謝了。」假公子聽得分明，因起身來朝著假小姐深深一揖道：「我暴文賴天緣有幸，已蒙小姐垂允，感激不勝。謹拜領佳章，歸告家嚴，即當遣聘。」假小姐雖答禮而不言，然而情態若將若迎，竟將假公子與假管家引逗得顛顛倒倒矣。詩已做完，不能久留，假公子只得又是一揖，辭了下樓。

剛下得樓來，辛祭酒早已遠遠接著，邀到前廳坐下道：「失陪為罪。尊兄佳章，自然妙了。但不知小女拙作，能入尊兄之目否？」假公子道：「令愛佳作，不但字句精工，可稱才女，而詩之情意，已蒙慨然許結絲蘿矣。」辛祭酒聽了，佯做驚訝道：「小女性極僻傲，這恐未必。莫非愚執，有觸尊兄之怒，故以此相戲耶？」假公子道：「老先生面前，怎敢相戲？現有令愛佳章在此，可以為證。」隨取出送與辛祭酒看。辛祭酒看了，又驚又喜又歎息道：「這真奇事了，想必果是天緣。小女開社數年，以詩來倡和者不為少矣，從無一字許可。今日三首和詩，竟心悅情服，真不可解。雖是尊兄大才所觸，實亦三生之有緣也。由此看來，則小女數年之貞而不字，竟是有待於尊兄也。」因將詩送還。假公子說罷就要起身，辛祭酒勉強留他入席。假公子飲不得數杯，心下恐假管家等不得，遂忙忙辭謝起身。辛祭酒直送出大門，再三打恭而別。正是：

你弄玄虛我弄乖，是誰伶俐是誰呆？

花衣娶了青衣去，尚抱衾裯道快哉。

辛祭酒送了假公子去後，退入後廳，與女兒嘻笑，且按下不題。卻說暴文考了回去，忙與王代換過衣服，遂欣欣然來回復父親道：「那辛小姐果然生得美貌，果然做得好詩。初見孩兒，尚裝腔做勢，後被孩兒寫了三首詩將她打動，她方回嗔作喜，也和了孩兒三首。其中詩意，句句留情，已明明許結婚姻。方才考了出來，辛祭酒尚不肯信，孩兒將他女兒的詩與他看，辛祭酒方啞口無言。」

暴雷聽了滿心歡喜，因大笑道：「昨日知府說辛老耿直，女兒刁鑽，說得千難萬難。怎今日一見我兒，便輸心服意？莫非此女之才，原有限？」暴文道：「若論這女子之才，真是天下少有。」因取出三詩遞與暴雷道：「父親請看便知。」暴雷接了，雖看不出好歹，卻見錦箋甚美，又寫得端端楷楷，因說道：「這詩果然精妙。」因又說道：「這女子既會做此好詩，又服我兒之詩，則我兒做的詩文，又高似這女子了。」暴文道：「孩兒詩文，怎敢在父親面前誇口？只求父親由此推詳，便明白了。」暴雷聽了愈加歡喜，因又著人去喚知府來作伐。只因這一作伐，有分教：虛假悲啼，糊塗歡喜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